

地方自治史話(一)

申慶璧

國父孫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一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說：

「……此次改組，就是本總理把個人負擔的革命重大責任，分之衆人，希望大家起來奮鬥。」

根據遺教，地方自治是建國的基礎，李宗黃先生曾蒙 國父面囑注意考察日本地方自治，李宗黃因此以傳播地方自治引爲一生的職志。台灣地區，三十年來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原因很多。但政府明智，實施地方自治，使民權伸張，功不可沒。現雖因金錢參與受污染，但潮流所趨，仍應邁步向前，不能因走火入魔，而打退堂鼓。需要更多的人，擔負起地方自治思想傳承，緬懷黨國先進李宗黃等許多傳播者的努力，又生無限嚮往之情。

李宗黃赴日本考察

李宗黃於民國七年七月七日，赴上海莫利愛路晉謁 國父孫中山先生謂奉唐繼堯(黃廣)之命，將前往日本， 國父知李宗黃先生將有日本之行，遂告訴他說：「你到日本以後，可以多走

幾個地方，到處多看看，對於你將來的事，可能會有幫助。」

李：「先生，我到了日本以後，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國父：「你是軍人，但是現代軍人只懂軍事是不夠的，軍事以外，還必須瞭解政治，所以到日本以後，最好能考察些政治方面的事情。」

李：「可是政治的範圍太廣泛了。先生以爲我考察日本政治的時候，應該從那些地方着眼爲是？」

國父：「政治的基礎，在於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組織都很健全。實則日本之強，並非強於其堅甲利兵，而是強於其地方組織的健全。你記住我這幾句話，要考察日本的政治，最好多看看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有一點，他們的地方自治，官治的氣息很重，其實是不合乎吾黨民權主義全民政治的要求。但是他們實施地方自治的精神和方法，對我們訓政時期仍還值得借鏡和參考，所以還是很有考察價值的。」(見 國父全集續編)

國父還應李宗黃之請寫信介紹日本首相原敬

、自民黨總裁犬養毅、內務大臣床次竹次郎以及宮崎寅藏、頭山滿、萱野長芝等人。要這些日本政要對李宗黃的考察工作，多予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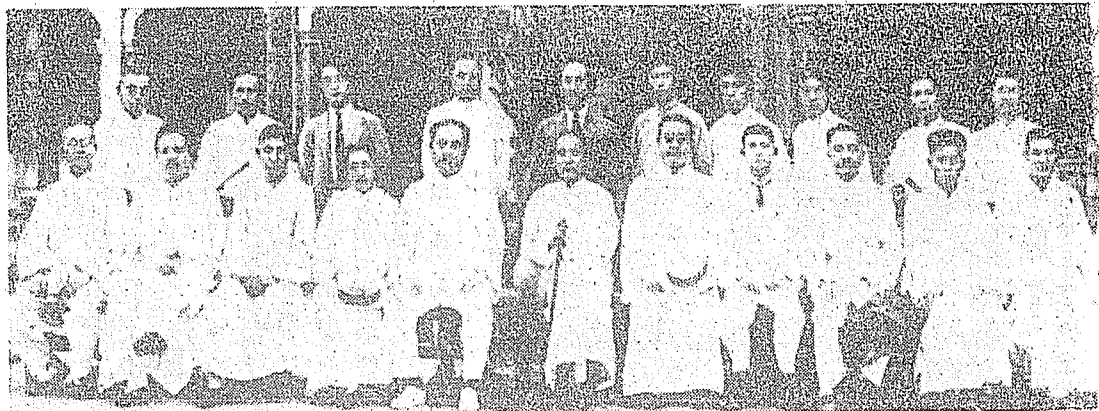
李宗黃去日本的目的，本是受唐繼堯的囑託，爲雲南都督府購買兵工廠的機械，那時正是侵華頭目田中義一，出任陸軍大臣，他不希望日本兵工廠的機械流入中國，因此多方阻撓，沒有成交。可是李宗黃却收集了許多日本地方自治的資料，對於自治事項頗有心得，正合古人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那句老話。

在考察期間，有兩事使李宗黃耿耿於懷，一是我駐日軍政府特派專員殷汝耕，生活豪奢，擔心他已被積極侵華的日本軍閥所收買。另一件事是，日本人對我留學生橫蠻無理。當他離日前夕，雲南的留日學生黃福生、張相時等爲他餞行，對酒高歌，齊聲歡唱，大門口突來一小撮日本人，氣勢汹汹，指着他們大罵：

「馬鹿！」

「清國奴！ンユロ！」

席間的氣氛，轉而爲悲憤蒼涼，同鄉好友，一個個咬牙切齒。李宗黃以「君子報仇，三年不



(一右排前) 汾惟丁 (五右排前) 閻延譚員委央中屆一第黨民國與 (中排前) 父國
。影合等 (二右排二) 黃宗李 (一右排二) 勤法王

晚。」及「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與在座各人互勉。

李宗黃回到上海後，第一件事就是面謁國父報告考察經過，有關地方自治的重要部分是：

國父：「你這次考察日本地方自治，走了這許多地方。你可曾發現日本的強盛之道？」

李：「日本的強盛，在於日本的每一個村落和它每一個人民。」

國父：「很好，很好。你這一答，深獲我心。我看你是果然有心得了。」國父繼續詳告：地方自治之重要，以及對於國家民族的深鉅影響外，並勸勉說：「我希望你朝這個方向繼續前進，推行地方自治就跟革命一樣，要有百折不回的勇氣和信心，你是本黨鑽研地方自治的第一人，這副重担如今我已經放在你的肩膀上，你一定要挑起它來大步的往前走。終你一生，你只要辦好了這一件事，你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很大了。」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後來回憶說：「當時真使我深心感動，盪氣迴腸，從這一剎那起，我便下定決心改變我人生途徑的新方向。願放棄過去將近三十年我的所見、所聞、所學、所獲與所有。」

李宗黃怒擊章太炎

李宗黃在離滬回滇之前，原想函邀國父藉吃飯之便，多請教益。國父復信說：

所承招識，因病初癒，不可以風。失陪，歉甚。聞駕不日返滇，敬請今晚七時，貴臨小酌，粗茶家庭，幸無俗客，勿却為荷。此

頌旅安

下署「孫文九月卅日」，此函現在收錄在國父全集集中。李宗黃準時赴約，當晚與會的有孫洪伊、田桐、章炳麟、郭同、吳宗慈、王湘等人，都是李宗黃的舊識。談話的重點，集中在護法大局、南北戰爭。大家都希望唐督軍繼堯早日出兵，會師武漢。當李氏欲代辯解，尚未開口之際，章炳麟忽然破口大罵：「哼！唐繼堯他算什麼角色？色厲內荏，目光如豆，只曉得保全實力，囊括西南。我看他跟北洋軍閥分明是一丘之貉！」

斯語一出，滿座失色。李宗黃身分特殊，心雖憤懣，但礙於主人之面，又不便發作，十分尷尬。只好用目光向國父求援。詎料，國父只說出：「太炎……」二字。章即搶着說：「唐繼堯不是東西了！首鼠兩端，飢附飽颺，我拿他比禍國殃民，專橫跋扈的北洋軍閥，那還是我在抬舉他……」。章復作人身攻擊，並把罵鋒一轉說：「雲南人，祇知有雲南，不知有國家！」時李宗黃目眦盡裂，只好高聲抗議，針鋒相對。

李：「太炎先生，你說話未免太武斷了，須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況雲南的人口畢竟也有一千七百萬！」

章：「哈！還說什麼『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你們一千七百萬雲南人就祇曉得有個雲南！有史以來，你們雲南連個通人都沒有出過，你曉得嗎？」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李：「太炎先生！你記不記得，去年你為雲南人庾恩賜先生所著的雲南護國始末記，寫了一篇洋洋千餘言的長序？」

章：「有這事，怎麼樣？」

李：「你記不記得？你在這篇序文裏，對雲南人首義護國，再造共和推崇備至。大為贊揚。你推許唐黃慶先生是命世之英，你說你寫這篇序的用意即在於明是非，定順逆，意思是在為忠於國家民族的雲南人打抱不平。可是，如今你又對唐先生破口謾罵，橫加污蔑，還說什麼雲南人祇知有雲南，罔顧國家民族，你說雲南有史以來就不曾出過一個通人。你如此前後矛盾張狂太甚，這就是你子雲南人和唐先生莫大的侮辱，現在我請你把你所說那些口德欠修的話，當眾表示全部收回，我請你向雲南人和唐先生道歉！」

章：「要是我說我今天所講的都是事實，都是我的真心話，我決不收回，遑論道歉，你又如何呢？」

李：「那我就請在座諸公評個誰是誰非。是錯了的就要公開道歉，否則，我就跟你決鬥！」

章：「李宗黃你算是什麼東西，你有那點資格找我決鬥！」

李宗黃在忍無可忍之下，舉起桌上一個盛魚的長盤子，猛一下砸大炎的頭，並大呼：「砸死你，我抵命！」幸未中要害。經在座各位勸解後，李宗黃向國父說：「先生，我為今天的事向先生道歉，但願先生能原諒我的年輕識淺，血氣方剛。」

國父答說：「這不算什麼，你不必為這事難過。仗義勇為，打抱不平，原就是革命黨的本色。太炎無人可罵，正是他的性格如此。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今天算是找到了敵手對頭。也許他將來會不再放肆，改變態度。」

這一件事，與李宗黃一生推行地方自治，除了時間的巧合外，似乎沒有關連，但李宗黃一生為維護地方自治而奮鬥，却是憑此見義勇為的精神，在學術上建立一塊自治學園地，在政治制度上，倡導以自治為中心的制度。故詳為言之。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間，國父決

心北上，與段祺瑞、張作霖等共商國事，在十一月十三日起程北上，時李宗黃係廣東江防司令，下午親率江防艦隊，擔任警衛及護送。隨國父的座艦永豐艦之後駛往黃埔。行前國父告李宗黃說：「此行倘能使統一告成，我馬上再起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交政策和國防計劃等四書，而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相配合，共為八種，以完成國家建設，貢獻國人。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早已開世，此乃國家建設之根本，尤盼汝積極倡導，竭力推行。」嗣後李宗黃回憶錄曾說：「這便是孫先生在世之時，他對我所說的最後一段話。也就是最後的遺言，好像一副重担壓在我的雙肩，一縷馨香，縈繞我的腦際，永遠不能遺忘。」李宗黃民國七年接受國父的訓示後，即建議在雲南先辦市政，任雲南市政督辦，後又在鶴慶、江寧從事試驗。以體驗地方自治的真諦，在行中求知，繼又任中央地方自治計畫委員會和縣政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將中山先生的地方自治思想變為制度。

對唐繼堯獻陳大計

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者乃文明之動機也……偉人傑士之冒險，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孫文

民國七年初，護法戰爭，進行到了一個極重要的階段，唐繼堯都督所受的壓力很大。為觀察

民國六年任護法軍政府祕書長的章太炎，民國七年在上海中山先生寓邸餐會上與李宗黃言語衝突被李宗黃毆擊幸未擊中要害。



民國六年任護法軍政府祕書長的章太炎，民國七年在上海中山先生寓邸餐會上與李宗黃言語衝突被李宗黃毆擊幸未擊中要害。

內外形勢，乃派李宗黃訪問長江三督——湖北王占元、江西陳光遠和江蘇李純。經過半年後，到達上海，晉謁 國父，都在唐繼堯指派李宗黃的任務範圍之內。當 國父知李宗黃有往日本採購兵工廠機械任務時，指示他多費點時間考察日本的地方自治。李宗黃花了近兩月的時間，先後考



李宗黃先生早年與本文作者合影。

察了東京、西京二市，三重、奈良二縣，還有七十餘處郡市町村，對地方自治發生了濃厚興趣。歸國後，報告 國父，被稱許為「有心得」，並囑咐他多加研究，深入探討，竭力倡導已見前述。李宗黃除了根據考察的結果，著成「日本地方自治」外，並決定放棄過去的成就，從地方自治重新入手。

當時唐繼堯已被西南護法各省擁為靖國聯軍總司令，人稱聯帥，李宗黃是雲南都督府的參謀處長兼雲南禁煙總局會辦，更有「運籌帷幄」的重任，他本人是中國同盟會的會員，又須不失立場，回雲南於報告考察經過之後，曾向唐繼堯提出雲南如何自處的三策：下策：憑聲望及所有的實力，號召西南各省崛起一個新興的第三勢力。中策：做效書經武成篇的故事：「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的野，示天下弗服」。上策：孫唐合作，廢督裁兵，實行民治，埋頭建設，漸求自保，先使雲南成為中華民國的模範省，以雲南的力量支持孫先生和平統一全國的願望和理想。

他獻三策時，先說下策，次說上策。重點放在勸唐與 國父開誠布公，通力合作，而使革命大業竟其全功。但唐却注意中策。他們重要對答是：

唐：「辦法呢？」

李：「可否將駐外省的滇軍，陸續調回，保境安民，實行地方自治。等到雲南本身的力量逐漸增厚，再待天下之變相機用事。」

唐：「護國一役，雲南打得民窮財盡，瘡痍

滿目。把駐在外地的部隊都調回來，誠然是我衷心所願，夢寐以求的一件大事。祇是全部調回雲南以後，這些部隊，雲南怎樣養得活？」

李：「必要的時候，可否遣散一部份？」

唐：「以吾雲南目前的財政情形而論，該遣散的，那就不是一部份，而是絕大部份了。可是，問題又在於養兵要錢，遣散士兵，所需的錢還要多些！你勸我歸馬放牛的故事，却是你不知道歸馬放牛要花多少錢？以雲南的財政如此拮据，我們那有力量調回駐外部隊，再一一的叫他們遣散歸田。」

李：「可是，假如聯帥繼續保有靖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悉索敵賦，支應軍需。甚至於將來會有這麼一天，要在四川、廣東兩面作戰，那麼龐大的戰費，以雲南的財力，是否可以支持得了呢？」

唐：「不可能有這種事的。」

李：「萬一有呢？」

唐：「那——」

李：「單祇為保一個有名無實的靖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而甘冒這麼大的危險，那就未免太不值得了。」

唐：「那是太不值得。」

唐繼堯慎重考慮之後決定將李宗黃所獻的上、中二策，齊頭並進，同時採行。聯孫、保境安民、埋首建設，決心退出廣東、四川兩處羣雄割據的場所。疏遠岑春煊、陸榮廷、李根源等把持的廣州軍政府。於是李宗黃得到了一個試行地方自治的機會。

(未完待續)